

第一百六十四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2年3月18日星期四

上午10时30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马里奥·阿莱希先生（意大利）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马提先生

马希先生

阿根廷:

卡拉萨莱斯先生

纳西贝内小姐

澳大利亚:

萨德勒先生

斯蒂尔先生

芬德利先生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 西:

席尔瓦先生

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特拉洛夫先生

格林伯格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波普切夫先生

緬 甸:

吴貌貌季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斯金纳先生

戈德罗先生

汉布林先生

中 国:

田 进先生

林 成先生

胡小笛先生

古 巴:

索拉·比拉先生

努涅斯·莫斯克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维伊沃达先生

斯特吕卡先生

齐马先生

埃 及:

里迪先生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巴西姆小姐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法 国:

德拉戈尔斯先生

德博斯先生

加泽兰小姐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默佩尔特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韦格纳先生  
克林勒先生  
冯登哈根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加伊达先生  
哲尔费先生  
赞蒂西先生

印度: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萨朗先生  
普里夫人

印度尼西亚:

苏恰斯纳先生  
毛纳先生  
达马尼克先生  
巴赫林先生  
哈约马塔拉姆先生

伊朗:

西曼朱塔克先生  
贾拉利先生  
萨布扎利安先生

意大利:

阿莱希先生  
卡布拉斯先生  
奥利瓦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 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田中先生

新井先生

肯尼亚:

南吉雷先生

穆里乌·基博伊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蒙 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巴雅特先生

摩洛哥:

斯卡利先生

拉哈利先生

什赖比先生

荷 兰: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依朱厄尔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赫迈德先生

阿尔塔夫先生

秘 鲁:

贝纳维德斯先生

波 兰:

苏伊卡先生

鲁 辛先生

罗 马 尼 亚:

梅列斯卡努先生

多加鲁先生

斯里兰卡:

贾亚科迪先生

瑞 典:

利德戈尔德先生

希尔特纽斯先生

贝格伦德先生

隆丁先生

埃里克松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纳扎尔金先生

甘 贾先生

埃夫多科欣先生

伊波利托夫先生

巴沙诺夫先生

苏里科夫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米德尔顿先生

赖特小姐

凯尔斯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菲尔兹先生

巴斯比先生  
马丁先生  
米斯克尔先生  
斯科特先生  
科登先生

委内瑞拉:

纳瓦罗先生  
阿吉拉尔先生

南斯拉夫: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拉多蒂奇先生

扎伊尔:

埃萨基·埃康加·卡贝娅女士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委员会第一百六十四次全体会议开始。

委员会今天继续审议议程项目5：“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放射性武器”。然而，按照议事规则第30条，愿意就有关委员会工作的其他任何主题发言的成员国都可自由发言。

在这方面，题为“提交给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审议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第十三次会议的进度报告”的第CD/260号文件今天已散发给你们并作为委员会审议之用。除了委员会成员国可以就这份报告发言之外，通常的作法是，留出一定的时间让他们向科学专家特设工作小组主席，瑞典的埃里克松博士提出可能要提的问题。因此，我打算在本次全体会议晚些时候邀请他来回答你们可能就这个报告的主题提出的任何问题。

首先，我们只审议以后要提交给委员会作出决定的这份报告。同时，该报告将重印以便改正某些错误。尤其是指第10段，它应为：

“10. 为了协助裁军谈判委员会向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提出报告，小组准备了这份附有附件的到1982年3月为止的小组工作全面概述。”

今天在发言名单上的是匈牙利、澳大利亚、斯里兰卡、苏联、印度、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瑞典和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

现在请发言名单上的第一位发言人，匈牙利的代表，科米韦斯大使阁下发言。

科米韦斯（匈牙利）：首先，我愿向委员会中的新同事，我的好友和老友捷克斯洛伐克的维伊沃达大使以及荷兰的范东根大使表示衷心的欢迎。在向他们提供我国代表团合作的同时，我还贺愿他们在担负委员会的工作过程中获得成功。

根据裁军谈判委员会第一期会议的工作计划，它本周应讨论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问题。匈牙利代表团长期以来无论是在全体会议还是在非正式会议以及在禁止放射性武器的工作小组中都给予该主题特殊的重视。

世界舆论日益意识到正在进行的科学和技术革命和科学各领域中进展的加速步伐不仅对解决人类的基本问题可能有益，而且，如果用之不当，也会引起在质量上新一轮的军备竞赛的严重危险。这种日益高涨的觉醒乃激发我国代表团坚定地关注这个问题的原因之一。对于这一危险和必须加以避免的紧迫需要的认识已清楚地反



(科米韦斯先生, 匈牙利)

映在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中以及有关这个主题的联大所有有关决议中。

出现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真正危险是不能否认的。足以证明这种恐惧的最新事件就是关于生产和部署核中子武器的那个决定。虽然一些代表团认为这只是另一种核武器, 但有科学根据的大量证据已汇编在本委员会文件中以及科学、军事和其他出版物中。所有这些都证明, 它虽然是核武器的最新样品, 但不仅从技术角度还是从政治和军事含义上说, 它又是一种新型的核武器。尤其是因为它通过引进一种“容易使用”的核武器从而增加了全面核战争的危险。

这就是为什么本委员会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要建议禁止核中子武器并早在1979年就为此目的提出了一项公约草案。他们现在仍然是此种努力的坚定的建议者。

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问题是在1975年由联合国大会首先提出的, 自从1976年苏联代表团提出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的一项协定草案和关于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定义的工作文件以来, 本委员会一直在讨论此问题。

在1977年时, 提交给了本委员会一份扩大的协定草案(CCD/511/Rev. 1), 作为对禁止研制、生产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这一广泛问题的讨论基础。在第CCD/564号文件中提出了一个关于设立一个合格的政府专家小组以便审议研制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可能的领域问题的程序性建议。

在裁委会会议和后来在1976年和1982年间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的意见交换表明, 对关于避免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出现的有效方法问题存在分歧意见。我国代表团继续认为, 采取某种综合的办法是达成我们目的的最有效的方法。这意味着缔结一项一般地禁止研制和生产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综合性的协定, 并附带一份要禁止的具体的武器类型的清单。此项安排可以规定签订一些有关特定的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单独协定。

大会第36/89号决议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合格政府专家协助下, 加紧谈判, 以期拟订一项关于禁止研制和制造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的综合协定草案, 并就此种武器的特定类型拟订可能的协定。”

同一个决议的第3段要求安全理事会各常任理事国以及其他军事强国发表内容

( 科米韦斯先生, 匈牙利 )

相同、放弃研制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声明, 作为缔结一项综合协定的第一步。此类声明随后将由安全理事会的一项决定予以核可。

这项决议使本委员会有可能在两方面作出努力。秘书处已经散发的匈牙利代表团提出的第CD/261号工作文件在这两个方面建议了具体的行动。提出这份工作文件时, 匈牙利代表团从这一结论出发, 即: 没有一个代表团对于防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出现的真正必要性在实质上有争议。例如, 在1977年时, 联合王国代表说: “我几乎没有必要说, 英国政府充分支持防止研制新型大规模武器的这一目的。我们和其他代表团之间的分歧在于达到这一目的所选择的手段”。(CCD/PV. 757)

我国代表团提交的工作文件对第36/89号决议第3段中所载的大会要求给予特别的注意。回顾1977年时, 人们可看到清楚地表述了类似性质的一些立场。1977年时, 联合王国代表团作了如下的发言:

……“一种更富有成果的办法是由世界社会对研制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进行坚决的谴责, 同时要求这个会议继续审查此问题。把这样一种谴责和向裁委会提出的要求体现在下一届大会的一项决议中可能是有益的。”

很多代表团支持了那项提案, 其中有意大利, 美国和瑞典。

加拿大代表团在评论联合王国这项提案时说: “在没有出现某种更为具体的东西能使我们用一种实际方法加以集中注意以前, 我们将支持联合王国代表团最近建议的合乎常理的办法, 也就是我们应该寻求国际社会对研制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进行坚决的谴责, 并同时要求这个会议继续审查此问题’。联合国的一项此类决议其意义能够超出一种一般化的仅仅是对不指名的谴责, 并体现出所有参与国都坚定地保证在裁委会内外警惕可能研制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CCD/PV. 760)

从大会向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以及其他军事强国提出的要求这一角度来分析上述发言, 我国代表团认为——如匈牙利的工作文件中所考虑的——裁军谈判委员会能够起积极作用来拟订一项内容相同的关于放弃研制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声明的草案, 作为缔结一项关于此问题的综合协定的第一步, 并同意各该声明随后将由安全理事会的一项决定予以核可。

在这个发言中我想只谈一下在建议的非正式会议中将能够提出的一些初步想法;

(科米韦斯先生, 匈牙利)

庄严重申保证坚持第一届裁军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的有关段落;

认识到研制和制造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会导致质量上的新的一轮的军备竞赛, 因而应该由世界社会予以坚决的谴责;

人们期望其发表上述声明的那些国家应承诺各项可能的义务, 包括防止用所有可能的国家手段研制和制造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加紧谈判, 以便防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出现, 包括各国决定以建设性的方式致力于此谈判的一项决心声明。

考虑到在这个问题上的具有一致的立场, 我国代表团认为, 本委员会要为上述声明找到一种共同的语言, 即使仅是初步的形式也好, 提交给三十七届联合国大会以及随后提交给安理会采取进一步行动, 这不应该太困难。

该工作文件的第二部分建议一种具体的方法, 我们认为, 委员会可以用这种方法继续不断地审议这个问题。去年非正式会议的有益成果对于我们在合格政府专家协助下进一步对有关问题进行实质性的审议提供了一个令人鼓舞的基础。在这方面, 各国代表团及其专家可以将其重点放在制定委托给专家特设小组的各项任务方面, 或许还可为该小组拟订一项大家都能接受的可能的职权。

若对建议的非正式会议的工作进行情况、研究的结果及结论进行总结并提交给下一届联合国大会, 那将是向前迈进的一步。

关于非正式会议的时间选择问题, 我国代表团认为, 就此问题进行的非正式协商可以在本月或四月份进行。举行非正式会议的最后日期可以在七月份委员会拟订1982年第二期会议的工作计划时再商定。

在结束我的发言时, 我愿简短地叙述一下有关禁止放射性武器的问题。首先, 担负这项任务的工作小组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韦格纳大使的有力领导下已能够着手进行其实质性的工作, 对此, 我愿表达我国代表团满意的心情。我国代表团和其他很多代表团一样也同样期望就一项禁止放射性武器条约的谈判能够带来实质性的进展, 并期望裁军谈判委员会能向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汇报在这个项目方面取得的良好成绩。匈牙利代表团愿为此目的尽其最大的努力。

主席: 感谢匈牙利代表的发言。现在请澳大利亚代表, 萨德利尔大使阁下发言。

萨德利尔（澳大利亚）：我愿在发言开始时代表我国代表团对你在我们活动的关键和重要的月份里担任本委员会的主席职务表示祝贺。

我也愿利用此机会代表澳大利亚代表团向尊敬的伊朗代表马哈拉蒂大使在本届会议的最重要的开始阶段，以献身、精干和友好的方式领导会议表示赞赏。

对于这个委员会来说，我是很新的一位代表，我清楚地回忆起当我和其他一些同样新的人最初参加本委员会时，这个谈判桌周围的那些代表以帮助和合作的精神接待了我们。以那种同样的精神，我欢迎我们的新同事，荷兰的范东根大使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维伊沃达大使。

现在我要谈委员会议程项目 1 的两个方面。

现放在我们桌子上的第 CD/260 号文件所附的纪要在开头的一个句子里说：“为了有助于监督全面禁试条约，1976 年当时的裁军委员会会议设立了审议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以后裁军谈判委员会一直保持这个小组”。这句话是用不着作解释的。澳大利亚从一开始甚至在这以前就已是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国，并在那个小组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澳大利亚代表团经常鼓励该小组在尊敬的埃里克松博士的领导下，继续进行其十分出色和重要的工作。我只需要指出最近澳大利亚就这一问题的发言就够了，那就是在 1981 年 8 月 18 日向本委员会提交第十二次会议的进度报告时的发言。

包括三月份头两周所作的工作在内的、有关第十二次会议的进度报告今天提交了给我们。这是一篇有价值的报告，其价值不仅在于它所说的话，也在于它没有说另外的话。将各国在近年来所作调查的所有重要成就的全部细节都列入该报告已经是不可能了。要任何一个职权有限的小组探讨其工作的全部含义或者预计到未来，那是难以做到的。那些工作大部分是政治性的任务，因而也是委员会的任务。

近年来，直接应用于地震小组工作的技术取得了某些显著的进展。这一进展开辟了很多新的可能性。在三个领域内这些进展就改变了我们关于什么是可以做到的和什么是做不到的想法。我指的这些领域是：从地震仪得到的数据数字记录、计算机的改进和传息卫星的发展。由于取得了如此的进步，以至于有可能公平地说，它们已使 1976 年的职权显见陈旧，在某些方面甚至显见古老。例如，该职权说，二级资料（即，比测出的地震信号基本参数的一级资料大为详尽的情报，并且是根据

(萨德利尔先生，澳大利亚)

要求得到更多情报的要求而提供的)的获取需要四至六周。现在地震站有可能至少将某些二级的资料几乎不作拖延地进行传送，而且这甚至对它更为方便。我国代表团认为，委员会有义务充分地利用我所描述的惊人的情报革命：如果地震资料可以以更快的速度、更大量地传送以供分析，并能带来更佳的效果，那么对监测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就会有十分巨大的价值。

我提到了在该小组的主持下进行的国家调查。有些调查，例如第4考察小组审议的调查是有关交流二级资料的格式和程序并说明我刚才提到的一些可能性。澳大利亚和日本曾一直负责第3考察小组，该小组使用世界气象组织的全球电信系统调查了交流地震资料的可能性。我同意大川大使3月16日谈到的使用这一系统的第二次实验所产生的成果：我特别和他感到同样满意的是：大约有20个国家，其中包括5个社会主义国家参加了。最后，我请委员会注意澳大利亚和日本为第3考察小组以及瑞典和美国为第5考察小组提出的一项提案，目的是通过暂时的料资中心交流地震资料的方式来用全球的电信系统作实验。该实验的功能类似一个最终完全的系统所设想的很多功能，并对小组和整个委员会的工作来说有很大的实际好处。再者，十分重要的是各国应充分地参加我想可能很快会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进行的这项实验。

我已经比较详尽地谈到了科学家特设小组的工作，这是一个我在2月11日发言中描述为一个具有耐心的典范机构。毫无疑问的是，该小组对我们的工作作出了十分巨大的贡献。也许在某些职权方面受到了不必要的阻碍。我已经指出，一部份是由于那个职权已经过时了。一部份也由于该职权有些含糊不清：在1977年对职权达成协议时，模棱两可是一种财产，而现在，我们认为，它是一种明确的债务。我认为，我们已该开始补救这一局势了。

然而，应该仍然保留对职权的一种实质性限制。正如在第CCD/558号文件中指出的，科学专家小组的职权的重要的政治方面的变化会改变小组在建立一个国际合作系统方面的基本章程。我指的是载入第CCD/558号文件中的这句重要的话，即：“然而，小组不应该估价这样一种系统对核查全面禁试是否适用。”

上星期，美利坚合众国的尊敬的代表建议，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一个辅助机构可

(萨德利尔, 澳大利亚)

以用来讨论和说明一些有关一项全面禁试协定的核查和遵守情况的问题。该提案弥补了科学专家小组的工作中缺少的方面。该提案还提供机会弥补三边全面禁试谈判工作中遗留下来的一个主要空白。我们从提交给委员会的有关三边谈判的进度报告中了解到, 核查和遵守的问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and 有待作大量工作的问题。其他的文件, 特别如载入第 CD/86 号文件中的秘书长关于全面禁试的报告, 将全面禁试的核查问题放在“主要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之中的首位上。载入第 CD/181 号文件中的 21 国集团的发言同样要人们把注意力放在这一问题上。

澳大利亚十分明确地主张及早就全面禁止核试验进行谈判。我们还支持有可能为此种禁止取得进展所能做的一切工作。很简单,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支持了加拿大提出的逐步走的办法。正是由于我们的这种决心, 我们充分支持美国的提案。该提案使我们的委员会能够立即并第一次以严肃和详尽的方法提出了对全面禁试来说比加拿大提案中所讨论的那些问题更为重要的问题。我们同意那些代表团的意见, 即希望委员会有力地处理这一问题。我们同意要确保全面禁试条约的目标不要被忽视的意见。

同样地我们同意在逻辑上必然要提出以下问题: 核查什么? 遵守什么? 但是对这些问题已经作出了答复。在我不得不说到的关于三边谈判的工作遗留下来的主要空白时已对这些问题作出了含蓄的答复。在这个谈判桌周围的很多代表曾不得不说到有关全面禁试问题时所作出的答案甚至更为明显。例如, 我可以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尊敬的代表伊斯拉耶利安大使 2 月 18 日在本委员会中就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的发言。当谈到三边谈判时, 他说: “可以肯定的是拟订该条约的大部分工作已经作了。”

我再谈两个例子中的第二个。这两个例子都是回答核查什么和遵守什么的。答复可以在巴基斯坦的尊敬的代表阿赫迈德大使的发言中得到, 他说:

“当然不言而喻的是, 有关遵守禁止核试验的核查必须建基于对于条约的范围的居先谅解, 如果说不上协定的话。从去年提交给委员会的三边谈判的报告来看, 在三个谈判的国家之间至少达成了有关禁试条约范围的一项协定或谅解。这实际上已反映在第一届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第 51 段的语言中……”。

(萨德利尔，澳大利亚)

总之，正如我举出的我们的几位同事的讲话所说明了的，在国际社会中有足够的既定理论根据可使委员会理所当然地明白我们旨在核查的是什么以及我们要保证遵守的是什么。并非所有的理论根据都在里边。由于其中的大部分是在苏联、英国和美国三方谈判过程中制定出来的，因此不可能全在哪儿。关于该条约的范围和定义的所有理论不可能都在那儿找到，因为那是一个三边谈判的东西，而本委员会要做的是多边谈判。但是在那儿已有足够的理论，并且，如我几分钟前提到的，在我们的一些发言中也显示了它的存在，它已足以使任何一个真正要实现全面禁试的人第一次有可能在本委员会中就那个最重要的问题着手进行严肃的工作。在裁军方面进行努力的历史太多地是看不见的失去机会的历史。我敦促你们大家，尊敬的同事们，注意并用双手抓住现有的机会以免明天不再有机会。

主席：感谢澳大利亚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讲的一番友好的话。现在请斯里兰卡代表贾亚科迪大使阁下发言。

贾亚科迪先生（斯里兰卡）：请允许我表示，我国代表团对你担任本委员会三月份的主席职务表示祝贺。在前两个星期内你主持本委员会的工作时表现出的令人钦佩的方式充分地证明了我们在你担任主席时所抱有的希望和期望，我们相信，在你担任主席的剩余期间，委员会将会在执行其繁重的任务中取得更大的成功。不用说，我国代表团在任何时候都随时准备给予你协助。

我还想对二月份的前主席伊朗的尊敬的马哈拉蒂大使的富有献身精神的工作表示我们的赞赏。在他的领导下，委员会走上了富有成效的工作轨道。他富有建设性的指导十分有效地帮助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荷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尊敬的两位大使来参加委员会是委员会的最大荣幸。他们给委员会带来了对我们大家都有益处的经验、技能和知识。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向他们表示欢迎并祝愿他们在履行其新职责中取得成功。

今天我要在委员会谈的是议程项目 1——核禁试。我国代表团一贯持的观点是：委员会处理这一问题和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问题的方式将说明它是否在有关核裁军的问题中发挥了它独特的作用和履行了繁重的责任。委员会在处理项目 1 的问题

(贾亚科迪先生, 斯里兰卡)

上仍然处于无效的状态, 从这一点看它未能达到联合国成员国的目标和期望。由于它只局限于对项目 1 的讨论和对话, 它没有执行如它成立时所预期的作用和责任。

在全面禁试条约上的长期僵局引起了一种看法, 即, 对核裁军负有首要责任的一些国家在这方面认为核裁军的谈判仅仅是核武器国家的责任。我们不应该让这种事发生。我国代表团, 象委员会中其他很多代表团一样, 对设立一个全面禁试条约的特设工作小组的问题多次发出了呼吁和要求。迄至 3 月 11 日, 我们从两个核武器国家那儿得到的答复还是否定的。我们不断地发表我们的观点不仅仅是为了记录在案, 而且还因为我们认为, 有必要重复和重申我们的观点以便有所推动。现在看来, 我们的呼声, 无论是个别的还是集团的, 已经有些被听进去了。这是一个令人高兴的发展。

我国代表团希望将我们对美国代表尊敬的菲尔兹大使于 3 月 11 日就核问题, 包括全面禁试条约, 的发言表示的感谢记录下来。我们认为, 这篇发言反映出美国要扩大它在委员会中进行合作的愿望, 因此, 当然应得到我们的欢迎。同时, 让我也对尊敬的萨默海斯大使表示我们的感激, 因为他表示了他的代表团对美国代表团发言中提出的提案的支持。

尊敬的菲尔兹大使在其 3 月 11 日发言的倒数第二段表现出了尽善尽美的谈判技能, 他告诉了我们很多, 然而又是如此的少。我们很高兴地了解到美国对我们的很多呼吁作出了反应。但是, 我国代表团对于有关真正的意图所在仍然有疑问。就此我想通过你, 主席, 提出一些问题, 并希望不久能得到回答。

第一, 在美国发言的关键的倒数第二段并没有出现“谈判”这个字。这是有意避开的, 因为在这段的前几段中就已经排除了谈判。因而向我们提出了一个行动的级限, 即, 远远在谈判这级之下的一种程序。这个发言还告诉我们, 进行谈判的时间不适合。但是它没有说在什么样的条约下时间才算适当。一方面, 三年以来当我们一些委员会的成员不断指出三边谈判陷于停顿以及双边谈判毫无进展时, 有人就对我们说, 全面禁试条约谈判的时机不合适。我们大家都欢迎正在进行的双边谈判, 但有人又对我们说, 现在进行全面禁试条约的谈判时间不合适。这造成了我们思想上的严重关切。何时我们才能听到适当的时间已经到来, 以及谁将告诉我们? 再者



(贾亚科迪先生, 斯里兰卡)

什么东西会影响所谓适当或不适当呢? 看来委员会是无法控制这一问题的一切方面。看来任何共同的关心和任何共同的利益都不能帮助就全面禁试条约谈判的时间适合问题达成较接近的相互协议。另一方面, 联大以及全世界数百万人都认为, 适合的时机很多年以前就已经到来, 而本委员会的本届会议也就是开始谈判的一个适当的时机。

第二, 美国的发言提议就项目 1 设立一个辅助机构。“附属机构”这几个字是否是特设工作小组的代号, 或者说是否有其他的意图? 如果能对此进行澄清, 对大家很有帮助。

第三, 美国的提案建议, 该附属机构讨论和明确有关核查和遵守的问题。同时明显的是, 建议的工作范围是有限的——仅仅是讨论和明确而不是谈判。讨论和明确是基本的需要, 但就象画天空一样, 可以无止境无边际, 因此人们将要达到什么地方是完全不能肯定的。它可能会成为十分有趣的学术性讨论, 把核查和遵守这两个孪生问题谈得很清楚。但是这种讨论将停泊在何处呢, 它的目的地又是什么呢?

核查和遵守是任何未来的全面禁试条约的复杂、基本和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对它们进行最有效的讨论和审议, 但在真空中进行而是就有关一项建议的条约、协定或其他此类的文书进行讨论和审议。对核查和遵守仅仅进行技术性的审议是不可能产生政治性的文件的。如果要得到各成员国的赞成和批准, 任何全面禁试条约都应该是一种政治性的文件。但是, 在美国的提案中我们看不到任何规定可有助于使建议的讨论获得为制定一项政治文件所必需的那种范围和性质。

第四, 美国的提案对于谈判全面禁试条约提供了什么未来的前景? 美国的提案建议了讨论的起点。但是它对于事情可能如何或者应该如何进展, 什么也没有讲。我们同意, 关于谈判全面禁试条约的工作是不可能有预先制定出每一个未来步骤的计划的图表或指南。但是, 我们至少需要对可予遵循的、并可导致谈判全面禁试条约的未来阶段的进程, 提出某种想法。

美国的提案对这方面是沉默的。此外, 它对于有关核查和遵守两组成部分的讨论今后如何与全面禁试条约的其他组成部分相联系的问题也没有提出任何看法我国

(加亚科迪先生, 斯里兰卡)

代表团想看到能够预期的未来进程的梗概, 即使很粗略的也行。如果我们开始一个没有前景的进程, 就有危险在起点上就有陷入搁浅, 或者在多次拐弯后迷失方向。

第五, 对于将近30年的对于全面禁试条约的强烈和普遍的呼声, 本委员会的回答是什么呢? 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前夕, 我们应该力求作出一个适当和有意义的答复。另外一方面, 如果我们通过了美国于3月11日提出的如是阐明的提案的话, 我们就会远远不能满足成百万人的期望。实质上, 我们将要宣布的是, 这个委员会最后几周的会议只能够就一项全面禁试条约达成这一十分有限的步骤。我国代表团认为, 委员会的任务要远比这一点广泛和深刻得多我们需要更艰苦地寻求一个更全面, 更能被接受的解决办法。

我国代表团所持的看法是, 每一个有建设性的倡议都应该得到一个有建设性的回答。因此, 我已试图通过你, 主席先生向美国代表团要求更多的解释和澄清, 以便作出积极的反应。我相信, 不久我们会在全体会议或其他场合得到回答。如果美国代表团的提案在进行审议时要得到它应该得到的重视, 就有必要对它进行更详细的解释。我国代表团想了解它所设想的具体东西。

关于议程项目1, 委员会已有几项倡议。21国集团的提案已经载入第CD/181号文件。这些提案为有关议程项目1的特设工作小组制订一项有效的职权提供了全面的基础。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加拿大代表团提出了其他提案。我们迄今未能达成协商一致的意见是由于我们未能制订出我们要取得成功首先需要的合作办法。主席先生, 你正在进行认真的协商以便帮助委员会达成协商一致意见。我国代表团希望, 通过这些协商能够找出出路。我们祝愿你的努力获得成功。

这个委员会面临着一个新的机会, 我们是应该有可能制订出一种能够被接受的解决办法的, 一种可以满足所有代表团的衷心愿望的解决办法。美国代表团和联合王国代表团在此可以发挥特殊的作用。我们认为, 它们已为长久以来在委员会中存在的僵局打开了第一个缺口。现在它们很可以扩大这个裂缝并帮助项目1永远解冻下去。

主席: 感谢斯里兰卡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讲的一番友好的话。现在请苏联的代表伊斯拉耶利安大使阁下发言。

伊斯拉耶利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首先请允许我对裁军谈判委员会中的新的代表们表示欢迎，我们的朋友，捷克斯洛伐克的维伊沃达大使，他以在裁军问题方面的巨大的才干而著称。我相信，有他参加本委员会的工作将有益于我们大家。我还要向荷兰的新代表范东根大使表示欢迎。

今天我要就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议程上的一些项目谈一些看法。首先从议程项目7开始。

今年人类将庆祝开始征服宇宙的二十五周年纪念，这是我们世纪科学和技术方面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今天在这一领域中取得的进展不可能与我们的行星取得的总的进步分开来。外层空间在通讯、气象、航运、对地球的自然资源的考察以及其他目的方面的用途对人类具有最伟大的价值。

不幸的是，必须承认，外层空间不仅成了各国通过探索和使用为和平而作努力的一个领域，而且也成了不断增长的军事对抗的竞争场所。

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缔结一项适当的国际条约以防止军备竞赛扩大到外层空间，并请裁军谈判委员会进行谈判，以期就该条约的案文达成协议，这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于外层空间军事化给整个人类带来的危险所表示的关切心情。

外层空间的问题在裁军问题方面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在此最重要的是避免军备竞赛在关系到全人类切身利益的另一领域中产生新的和更加危险的螺旋形上升。在这方面，近年来出现的要制造旨在对外层空间、大气层中和地球表面上的目标进行打击的一系列外空武器的很多计划的执行将特别具有危险性。其中最具威胁性的是那样一些计划，其执行将可能破坏世界上现有的战略均势，因而增加爆发一场核战争的危险。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外层空间部署反导弹系统的计划，特别是使用激光和加速技术领域中的最新科学和技术进展来执行这些计划。根据美国参议院的一个权威性的委员会的看法，在外层空间部署激光和所谓“粒子发射”武器将为“改变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战略均势提供无比的潜力”。

制造多种用途的载人宇宙飞船的计划其危险性也并不稍逊，这种飞船也能够执行纯粹的军事任务，例如把侦察、通讯、导航、和其他军事用途的卫星放入轨道，对新型的外层空间武器进行试验，以及对卫星进行察视和摧毁。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联)

尊敬的同事们, 十分危险的错误是假设: 如果这些武器出现在外层空间, 那么后者就将成为唯一的射击场和“战场”, 犹如科学幻想小说所说的那样。

正在发展的外层空间军备基本上是“地面”性的, 这是十分明显的。这将进一步增加一场核冲突的危险并给整个人类带来令人恐惧的后果, 特别因为军事空间计划还伴随着传播一些宣称核战争是可采纳的和可以接受的, 使用核武器是允许的理论 and 概念。

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很难想象在接近地球的空间领域中创造一种进行军事行动的即使是很小的潜力需要花多少代价。根据专家们的统计, 向轨道发射一种武器系统的代价要比在地球表面部署这种系统的代价大出好几倍。在所有这些事正发生的同时, 在我们星球上的相当大一部分, 人民都缺乏正常生存的最起码的需要。

那么, 为什么有些集团还需要在外层空间进行新的螺旋形上升的军备竞赛呢?

美国的杂志《商业周刊》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如下回答: “任何谁要能设法控制外层空间——未来战争的主要阵地——他就将能够决定性地改变力量的平衡, 而且这将意味着建立世界霸权”。

苏联一贯反对将外层空间变成军备竞赛的竞争场所, 并且将继续这样做。1981年4月18日勃列日涅夫主席指出, “不要让无际的空间受到污染, 不要让任何种类的武器进入其中。我们希望和大家一起努力争取达到一个伟大的人道目标——防止外层空间的军事化”。

在联大第三十六届会议上, 苏联提出了一项提案, 旨在防止军备竞赛扩大到外层空间以及将外层空间变成恶化各国之间关系的根源。为此目的, 它促请缔结一项有关禁止在外层空间放置任何种类的武器的条约。我们建议, 各国保证不在地球周围的轨道上放置载有任何一种武器的物体, 保证不在天体安置此种武器以及不以其他任何方式部署它们, 其中包括在现有类型及未来可能发展的其他类型的可重新使用的载人宇宙运载工具上部署此种武器。

该项条约草案还谈到一些国家促请予以解决的禁止反卫星系统的问题。苏联建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

议的该条约草案的第3条包括保证不摧毁、破坏、打乱其他缔约国的空间物体飞行轨道的正常运行或改变这种飞行轨道，如果这些物体严格按照条约的各项条款的规定放置在轨道上的话。

我们建议在委员会中不迟延地就这一问题开始进行谈判并为此目的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如果该工作小组的职权将包括联大有关就禁止反卫星系统进行谈判的第36/970号决议中的建议的话，我们是不反对的。同时，我们认为，委员会的主要目的应该是解决整个消除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的问题，因而，反卫星系统的问题当然就应该在旨在达到这一目标的其它措施的范围予以讨论。

由于本周裁军谈判委员会正在审议关于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系统、以及放射性武器项目，我们也想就这一问题扼要地谈一下。

关于放射性武器，我们首先想回顾的是，关于禁止放射性武器的一项条约草案的基本组成部分已在本委员会中进行了约三年的讨论，在此以前还进行过两年的双边谈判。先生们，对拟订一项禁止一种并不存在的武器类型的文件难道不是已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当然，我们并不坚持，到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开始时应不惜一切代价准备好该草案。但是，在我们看来，参加这些谈判的各国的立场已经如此明朗化，因而找到解决办法的时候已经到来。

我们十分了解很多代表团在防止向民用核设施进行攻击的问题方面表现出的兴趣，我们不反对拟订一些适当的国际措施。如果我们能够达成谅解愿在放射性武器谈判的范围外审议这一问题，那么，我们就准备寻求作出适当的安排形式以便向有关国家保证，它们的提案将成为认真谈判的议题。同时，我们想再次宣称，这一问题与放射性武器无关。它是一个独立的问题，并且是一个包括许多技术、军事、法律和人道主义方面的复杂问题。我国代表团十分严肃地看待为拟订承诺不对民用核设施进行攻击的各项条款而提出的提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对它值得进行严肃的讨论。

关于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新系统的整个问题，苏联就这一问题的基本态度是众所周知的，因此我们不想再重复它，这一问题在不同的国际机构的议程上至今已存在了很多年，并且大会还就它通过了很多决议。看来无人否认一种可能的真正危险，即，如果不及时避免的话，最新科学的成就可能会用来研制新型大规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联)

模毁灭性的武器。不幸的是, 我们还缺乏主要的东西——一些主要的军事国家愿意解决这一问题的愿望。其结果是一年年过去了, 但没有取得任何真正的进展。因而, 我们认为, 上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一项决议(36/89)是一项及时和积极的发展, 它促请安理会各常任理事国以及其他军事强国发表内容相同的、放弃研制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的声明, 作为缔结一项关于此问题的综合协定的第一步。如该决议所说, 各该声明随后将由安全理事会的一项决定予以核可。

我们认为, 这样一种办法有可能在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出现的道路上设下具有道义和政治价值的第一个障碍。同时, 它并没有设想立即缔结一项有些国家对其可行性有疑问的正式的综合性协定。顺便提一下, 这些国家过去曾提出过一些提案, 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应由国际社会对研制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进行强烈的谴责。我们尤其铭记的是, 科米韦斯大使已在今天详细提到的1977年7月28日联合王国的提案。考虑到这一点, 如果所有军事强国都出席的裁军谈判委员会能够讨论如何执行我所提到的大会的呼吁的可能方法的话, 那将是很有益的。从我们这方面说, 我们愿意在任何时候与所有有关的代表团就这一问题进行接触。

我们以极大的兴趣听取了科米韦斯大使在今天会议上发表的意见, 我们认为, 这些意见完全符合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以及大会的其他决定。我们支持他对某些组织措施提出的提案, 特别是他建议在最近的将来举行非正式协商。

在结束我的发言时以及向本委员会呼吁为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新系统采取具体的和积极的行动时, 我想采用剽窃的办法, 重述一下澳大利亚大使的话。当然是将它们应用在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新系统的问题方面。这些话是: “在裁军方面进行努力的历史太多地是看不见的或失去机会的历史。我促请你们大家, 尊敬的同事们, 注意并用双手抓住现有的机会, 以免明天不再有机会”。

主席: 感谢苏联代表的发言。现在请印度代表温卡特斯瓦朗大使阁下发言。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 主席先生, 现代外交的艺术应大部分归功于意大利的起源。体现在你身上的政治和外交才能的传统已经在你与我们相处的短时间内十分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请允许我代表印度代表团对你担任本委员会三月份的主席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印度)

职务表示热烈的祝贺, 并向你保证在你任职期间我国代表团将充分支持你并与你合作。

同时, 我愿向来自荷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委员会的新同事表示热烈的欢迎, 我国代表团以愉快期望的心情盼望着他们对我们的工作作出贡献。

我还要向伊朗的马哈拉蒂大使表示我国代表团真诚的感谢, 他在二月份开始期间十分精干和考虑周到的方式指导了委员会的工作。

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 今天我的发言想专门谈谈分别有关核禁试和核裁军的议程项目1和项目2的问题。

过去二十多年来, 国际社会一直对缔结一项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问题给以最高优先地位。在1978年时, 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联大又一次重申了缔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是最高优先和最紧迫的事项。由于同样的理由, 本委员会议程上的第一个项目的题目为“核禁试”。

但是, 在过去的两年半中, 由于这种或那种借口, 使就这个最高优先的项目进行的多边谈判受到了阻碍, 因而使本委员会经历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局面。最初, 有人告诉我们说, 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有关核禁试的多边谈判可能会对1977年以来进行的美国、联合王国和苏联之间的三边会谈带来不利的影响。没有任何人试图向我们解释本委员会进行全面禁试条约谈判一事实际上是怎样和为什么会对这些有限的谈判产生负作用。当然, 这种论点现在甚至已不能用了, 因为, 如大家所看到的, 在过去一年半以来三边会谈一直是中止的。并且没有任何迹象表示它们将在最近的将来恢复, 即使三方的一方曾不断宣称它愿意恢复。

无论如何, 本委员会中没有任何人认为不应该在核武器国家之间举行核问题的谈判。没有任何东西阻碍此种谈判的举行。实际上, 我们的关切所在正好是, 这些谈判没有再举行, 除了有关欧洲的中程核部队的很有限的方面以外。

美国军备管制和裁军署署长罗斯托先生在1982年2月9日的发言中对于将核禁试作为最高优先项目的这一思想进行了挑战。他提出了完全新的和惊人的论点来反对缔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他争辩说: “在本委员会就此问题进行的多次讨论中, 在最终应该禁止试验这一点上不存在争论, 但是对于解决办法和时间却一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我们并未意识到在有关对禁试条约的解决办法和时间方面有任何分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

歧的意见。该条约的普遍承认的目标应是所有国家在未来将永远全面彻底停止试验所有核武器。大家还普遍接受的是，该禁试条约应该尽可能早地缔结。

罗斯托先生继续将禁试问题谈到与所谓“西方各国维持可信的威慑力量”连系起来并说：“限制试验的问题必然要在核问题的广泛范畴内加以考虑”。罗斯托先生想一笔勾销的是否定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早在1950年代初对一项禁试条约的缔结所给予的最高优先地位。在委员会后来的一个非正式会议上，美国代表团甚至建议，只有在现有的核武器储存取得大量裁减之后才有可能对核禁试进行审议。

将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有些核武器国家，包括美国和联合王国在内，不断地否认他们对停止核武器试验问题达成一致缺乏政治意愿。它们认为有关核查的技术问题是谈判进程的唯一障碍，而不是缺乏政治意愿，也不是未能认识到整个国际社会已将该项目定为最高优先项目。然而，有一个核武器国家看不到在下述论述中有什么矛盾或真正的不协调之处。它向委员会宣称说，它不再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能给全面禁试以突出的优先地位，同时他又认为，应该将它作为一个长期的目标处理并应作为核问题的整个范围的一部分来处理。这实际上意味着，只有在彻底消除核武器后，才有可能彻底停止核武器的试验。

我们对于任何国家就裁军议程上的任何项目的立场加以重申的权利并不表示反对。但是，也应该清楚地理解到，这种对于已制定的优先项目进行任意推翻的作法是很少能提高有关国家已作出的承诺的可靠性的，也是不能有助于达到核裁军或实际上任何其他的裁军目标的。现在我们如何再能够相信有关的核武器国家的确是决心要达到核裁军呢？我们怎能肯定地说，从现在开始几年以后我们不会听到这种观点，即，核裁军不再是优先项目，一些迄今未曾听说过的完全新型的武器系统应该在一个更高一级的优先基础上予以拆除？我们怎能保证在最近的将来，拥有化学武器的一个国家不会向委员会宣布禁止化学武器是不可能进行的，原因是这可能会影响军事均势的稳定；或者，化学武器的研制对于维持所谓“威慑”是对它来说十分重要的？



(温卡斯特瓦朗先生, 印度)

这不只是一个政治上的可信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对于各国安全和对于裁军事业本身来说有十分严重含义的问题。只有在各国都相互遵守在裁军领域内已达成协议的某些根本原则、目标和优先秩序的基础上才可能进行裁军谈判。一旦这一基础遭破坏, 就不可能期望任何一个国家接受部分的裁军措施或所谓分步骤的办法。因为, 届时不会有人相信对于优先目标的承诺仍然会继续有效。很多国家, 包括印度在内, 都同意签署部分禁试条约, 尽管其有重要性是有限的, 其原因正是因为, 把它设想为争取早日缔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的第一步。美国现在所持的立场辜负了这种期望, 甚至使已达成的措施之是否可靠也发生了问题。

全面禁试条约已经年年被一致确定为争取停止核军备竞赛, 特别是在其质量方面, 的第一和最紧迫的一步。不应该将一些很远未来的其他长期目标来混淆第一步。不能这样做, 核禁试必须在此时此地解决。它不是长期用一砖一瓦建立起来的一堵墙。我们不能为达到这一目标再等待下去。

在3月11日举行的全体会议上, 我们听到美国代表菲尔兹大使以及联合王国代表萨默海斯大使有关核禁试和核裁军的发言。在那次会议上, 当我国代表团表示我们对他们发言的初步反应时, 我说, 美国和联合王国在对待裁军谈判委员会应该如何完成对议程项目1和项目2担负的责任方面所采取的态度有了积极的改变。虽然美国大使重申了罗斯托先生曾指出的, 其政府就有关核禁试的新政策, 然而, 他仍然表示他的代表团愿意加入委员会的协商一致意见, 设立一个关于议程项目1的辅助机构。这样做的同时, 他承认裁军谈判委员会“对于所有的裁军问题都应关心并有义务对裁军进程的一切方面作出重大的贡献”。然而, 虽然我们在有关核禁试作为优先项目的问题上以及此种禁止在停止核武器的质量改进和研制方面能够发挥的作用问题上不同意美国代表团的意见, 但我们认为, 若能探索任何可能性以便使我们就一项条约的案文进行实际的谈判, 那是对委员会有利的。我们希望, 委员会的主席目前就制定项目1的特设工作小组的适当职权问题进行的协商将尽早取得成果。该工作小组自然也应审议美国和联合王国看来极为关心的核查和遵守情况的问题。

当有人试图将议程项目1置于永无止境的拖延境地时, 我们对委员会就议程项目2, 也就是核裁军项目进行谈判的职能也仍然成问题一事, 表示严重关切,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

尊敬的美国大使在其3月11日的发言中说到，美国代表团“继续认为，设立一个就核裁军进行谈判的辅助机构此时不会成为一个富于成效的步骤，尤其是鉴于某些核武器国家已经开始进行此种谈判”。这又是一种没有作出任何解释的论点。我想请问尊敬的美国大使为什么仅仅是因为某些核武器国家已经开始进行此种谈判，所以本委员会就不该进行核裁军谈判？为什么在某些国家或者在所有核武器国家之间进行的有限谈判和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进行的多边谈判要相互排斥呢？他是否能向我们解释，他是否担心本委员会进行的多边谈判会对某些核武器国家就核裁军这一重大问题进行的有限谈判带来消极的后果？我国代表团也盼望美国代表团对于尊敬的斯里兰卡代表贾亚科迪大使今天上午提出的一些很重要的问题作出反应。如果他信任我们，并告诉我们他在这方面所忧虑的东西，我们也许能够减轻这些忧虑。

美国和联合王国的代表团在委员会的正式以及非正式会议上曾说，核问题应该首先和主要地在核武器国家自己之间解决。菲尔兹大使在其3月11日的发言中虽然承认委员会的合法作用，但却追述在很多场合下核武器国家被人们提醒它们应担负进行这些谈判的主要责任。如我以前所说，我们并没有要求核武器国家停止在它们之间举行核问题谈判。实际上，我们愿积极地鼓励此种谈判。我们一直不断向美国和联合王国的代表团提出的，并且没有得到充分和满意的答复的问题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问题，即：如果无核武器国家不在这个多边机构中讲出他们的忧虑，那么又在哪个讲坛上讲呢？《最后文件》承认核战争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不仅会影响核武器国家也会影响无核武器国家。最近，美国军备管制和裁军署署长也亲自向我们承认，从当今局面下“战争的动力学不允许有任何庇护所”。《最后文件》中曾公认，所有的国家都有权参加裁军谈判，特别是就影响他们安全的项目进行的谈判。核武器对人类生存构成最大的危险，所有国家的根本的安全利益将由于核武器的存在而受到直接和根本的危害。将在什么地方对这些安全利益予以审议？或者，美国和联合王国的代表团是否想否认有关核武器的问题和有关使用核武器的理论问题也同样牵涉到无核武器国家的根本安全利益？

如果有人认为，有关核武器的问题主要应由核武器国家处理，那么裁军谈判委员会在这些问题方面的作用又是什么呢？美国和联合王国的立场是否是，只要与核武器有关的问题，裁军谈判委员会就不应该作为谈判机构来起作用？如果允许我们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印度)

做的所有事情只是举行一些讨论此类问题的非正式会议, 这实际上不是意味着要努力把机构降低到仅仅是对其议程上的最高优先项目进行讨论的一个论坛吗?

请让我澄清一下我国代表团在这方面的立场。我们不仅对举行非正式会议来交换有关议程项目 2 的看法。实际上, 作为一个积极的步骤来说, 我们对于去年委员会会议就议程项目 1 和项目 2 举行的非正式会议是表示了欢迎的。这些讨论是十分有益的。但是, 此类讨论应该产生结果。我们认为, 这些讨论应该导致就条约的实际案文进行谈判。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委员会面前有一些涉及到议程项目 2 的具体提案。这些提案已载入 21 国集团提出的第 CD/180 号文件以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第 CD/193 号文件。也许美国和联合王国可以看一下这些提案的实质部分并参加有关为一个辅助机构制定适当职权的协商工作, 正如他们在项目 1 方面正在做的那样, 而不是拒绝考虑设立委员会议程项目 2 下的一个辅助机构的想法。

罗斯托先生 2 月 9 日在本委员会发言时曾保证要与委员会一起进行建设性的工作, 把核武器这个负担从世界政治中搬开。有几个代表团就它对这种保证的具体形式有些什么想法进行了询问。我相信, 菲尔兹大使会承认, 仅仅表示愿意参加委员会就议程项目 2 举行的非正式会议是远远不足说明罗斯托先生的保证的具体形式的。

在结束发言之前, 我想请委员会中的核武器国家注意一下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的题为: “防止核战争”的第 36/81B 号决议。在这方面我们吁请它们就这一与人类生存有重大关系的问题向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提出具体的提案。过去几年来, 无核武器国家, 尤其是不结盟国家, 在这方面提出了一些有建设性的提案。体现在大会第 36/92I 号决议中的一项此种提案要求缔结一项全面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协定。虽然有两个核武器国家已经明确表示支持这项提案, 但其他的核武器国家仍然反对它。因此, 我们认为, 我们有权要求核武器国家立即就这一问题提出它们自己的具体建议, 同时铭记这一问题不仅有关少数几个国家, 而且还关系到整个人类的生存。

主席: 感谢印度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讲的一番友好的话。现在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赫德尔大使阁下发言。

赫德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今天我的发言主要谈及有关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新系统的议程项目以及核中子武器问题并且鉴于我们正继续就全面禁试问题交换意见，同时也谈谈全面禁试的某些方面。

但是，在阐述这些问题之前，请允许我谈一下苏联国家首脑勃列日涅夫最近就有关限制核军备的问题提出的提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欢迎苏联最近决定单方面在苏联的欧洲部分暂停部署中程核武器并表示愿意自动裁减一定数量的这种武器。

我们还支持苏联要求毫不迟延地恢复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的提案以及双方保证不为军备集结开辟新渠道和不部署海基和陆基远程巡航导弹的提案。苏联的这些有深远意义的倡议是一种友好的姿态，它进一步地证明了苏联对于裁军谈判，特别是就裁减在欧洲的核武器进行谈判的富于建设性的态度。我们希望另一方应认真地审议这些倡议并作出积极的反应。毫无疑问，一种积极的反应也将会对国际气氛和我们委员会履行其职责方面带来积极的影响。

自从1976年对苏联所提的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新系统的提案第一次在这儿进行广泛的讨论以来，我国代表团一直强烈地支持早日拟订和缔结一项适当的综合性协定。

我们曾深信并仍然相信，这样一个步骤将会有效地帮助遏制今天严重地威胁军备限制和裁军谈判的质量方面的军备竞赛。就这个问题达成一项协定可能有助于扭转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种进程，也就是：最新的科学和技术成就在军事上被使用的速度远远超过裁军谈判的速度。

在近几年中，我国代表团广泛和不断地解释了它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我在1981年7月9日的发言中曾特别阐明了上述协定的迫切需要以及禁止范围和核查遵守情况问题。今天我不打算重复我们的论点。

我情愿试图解释一下我们对实际解决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新系统问题的看法。

考虑到一些其他国家提出的提案，我们准备同意用分步骤的办法来进行。刚在最近我们又一次在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中对此作了扼要说明。

这些步骤不妨如下：

(a) 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以及其他军事强国就拒绝制造新型大规模毁灭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性武器及其新系统作出声明；

- (b) 缔结一项综合性的或“伞”协定，并附有一份被禁止的单独的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新系统的表。
- (c) 如果认为有必要时，缔结一些有关禁止具体的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新系统的单独协定。

联合国大会的第36/89号决议实际上已批准了这一十分灵活的解决办法。现在是本委员会进行认真谈判的时候了。

在过去，有专家参加的非正式会议在阐明某些有关的问题方面发挥了有益的作用。这就应该有系统地开导我们把我们的工作形式组织得更好些。因此，我国代表团赞成设立一个专家特设工作小组。该小组可以审议研制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可能领域，并对要列入一项国际文件中的此种武器的一般定义作出解释。由于这种想法，我国代表团充分支持载入匈牙利代表团今天提出的工作文件中的各项提案。

所建议的程序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裁军谈判委员会可以将重心放在其主要的任务——项目1和项目2方面。一方面，对于项目5的适当解决办法将得到保证，而就一项适当的国际协定进行谈判的基础就能够迅速地准备好。

美国研制和生产核中子武器一事证明了对停止质量方面的军备竞赛进行努力乃当务之急。毫无疑问，中子武器是一种特定的新型的核武器。如果现在不禁止它，它的制造和部署就将对国际局势和裁军谈判带来危险的后果。

在强调这一点的同时，我国代表团考虑到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核中子武器的生产和研制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核军备竞赛的升级。在此不应该有任何幻想：核中子武器是核武器的整个新一代中的第一种，有时被称为“专门化的核武器”或“旨在特殊用途的核武器”。除了核中子武器或“强辐射武器”外，还有正在研制中的核武器。在此种武器中冲击波和电磁作用的特点将增强，但其他的作用，例如核辐射则将减少。所有这些武器都被认为可为它们的使用者适当提供各种可能来预计敌人会遭受的损失程度。

因此，作为新一代的核武器的第一种——“战场上的氢弹”——核中子武器只不过是“冰山的顶峰”。若将其引进到军事武库中来那就可能会被军事和工业企业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用来作为今后部署其他类型的“专门化核武器”的一种论据。

第二，核中子武器是计划用来放置在特别是欧洲这个与我国直接有关的地区。根据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各种计划的新闻报道，引进核中子武器之前还将部署如潘兴2号和陆基巡航导弹这类的中程核武器。有人打算使我们西方邻国的领土成为一个可能放置核中子武器的地区，因而将使已经存在在那儿的核武器的够高稠度又提高一层。

虽然制造核中子武器的最终责任在于有关的核武器国家，也就是美国，但不应该忽视在其领土上将被放置这些武器的国家也担负着特殊的责任。如匈牙利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团在第CD/256号工作文件中所强调的：“应由无核武器国家当局来对是否接受在其领土上放置核武器问题作出一项主权决定”。

第三，通过降低核门槛，核中子武器被设想将使一场核战争成为可取。它们是美国和北约组织在欧洲进行一场有限的核战争思想的组成部分。因而，军事计划家们大夸核中子武器如下的所谓“优点”。

可在很接近前线的地方使用，因而减低了对使用这些武器的国家的部队的损害；

在战场上只造成较小的毁灭，因而可增加常规部队利用战术核打击所带来的“优点”的可能性；

可增加在人口十分稠密的地区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

实际上，所有这些军事方面的考虑可以归结为一个目的：消除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之间的区别，因而使得不可思议的东西——一场核战争——成为，尤其成为“欧洲战场上”的军事战略和战术的一个可以想象的工具。但是可能发生这样的问题：谁能向那些军事计划家们作出充分的保证说使用核中子武器不会导致全面的核战争？且不谈这一事实：对欧洲人讲，核战争太危险了，决不能让外国人来作决定。

顺便说一下，与核中子武器有关的上述问题不仅限于欧洲。谁能排除这一可能性，即，这些军事方面的考虑也许使核中子武器对于如南非和以色列这些政权来说是十分有吸引力的呢？有充分理由可以说，对于想要成为侵略者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卓越的武器，原因是使用这种武器能够使他灭绝人，并在相对短的时间内接管整个不会受影响的物质设备如城镇、工厂等。

鉴于核中子武器的研制和生产的上述危险含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联大第三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十六届会议上提出了第36/92K号决议，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毫不迟疑地开始进行谈判，以期缔结一项关于禁止生产、储存、部署和使用核中子武器的公约。对我们来说十分令人鼓舞的是，无论在纽约还是在这儿的裁军谈判委员会中很多代表团都曾经或者正在对此表示同感。

有些代表团在其发言中强调，他们认为禁止核中子武器是一项重要和紧迫的任务。另一方面，他们认为，这个问题不应该单独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整个方面中挑出来。但是鉴于核中子武器的上述特征，这样一种解决办法似乎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就我们议程项目2的履行情况而言，我们认为有必要就禁止研制和生产新型的核武器及其新系统问题开始进行谈判。一项禁止核中子武器的协定为什么就不可能成为朝着这个方向走的第一步呢？这样一种解决办法将为核裁军的下几个阶段提供适当的条件，也就是：停止生产核武器和裁减储存。

很明显，正是那些拒绝接受设立项目2的特设工作小组提案的核武器国家也同样反对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就禁止核中子武器进行谈判。因而，我国代表团请示主席先生将禁止核中子武器的问题列入你就为此种谈判建立适当的组织体制的提案所进行的协商中。

我国代表团认为，特设工作小组或其他附属机构可能成为就项目2以及就禁止核中子武器开始谈判的适当的工具。我们对于非正式会议是否是使我们更接近解决这些重要的问题的正确手段表示极大的怀疑。

此外，我们不能同意这种看法，即裁军谈判委员会只是一个“讨论核裁军重要性的讲坛”。至少《最后文件》第50段以及议程项目2已证明了存在对核裁军的广泛兴趣。本委员会应该履行其职责。它应该在核裁军方面发挥更积极和有效的作用。

早在1979年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在第CD/4号文件中就表示深信裁军谈判委员会是准备和进行核裁军谈判的最适合的讲坛，以及此种谈判不应该损害就限制核军备，包括战略军备在内的各个方面进行的双边和多边谈判。

也由于没有达成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协定，核军备竞赛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着，因而已导致了诸如核中子武器这样的发展。无论是就全面禁试问题进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行的全面讨论或者是就遵守全面禁试条约的核查问题进行的抽象讨论都不能制止住这一进程。所需要的是进行旨在迅速拟定和通过一项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谈判。

我在2月25日的发言中曾分析了西方集团代表团提出的对项目1进行进一步处理的一些想法。在那一发言中我对那些意见表示了我国代表团严重的怀疑。因为其履行只不过是“为运动而运动”，而不是任何真正的全面禁试谈判。

本委员会中最近的发展情况更加深了我们的怀疑。如以往一样，我们赞成设立一个就全面禁试条约进行谈判的特设工作小组。它不应该只是一个进行审议的附属机构而应该是对处理所有有关全面禁试条约的问题进行谈判的机构。虽然我们承认核查的重要性，但我们认为，这个问题不能单独挑出来以及不应对其进行抽象地审议。在持此看法时，我们是从第一届裁军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出发的，该文件的第31段清楚地写道：“任何具体协定所规定的核查形式和方式都要取决于并决定于协定的宗旨、范围和性质”。这就是说，在审议核查的各个方面之前，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打算禁止的是什么。从这一假设出发，我国代表团同意1982年3月16日和今天尊敬的巴西、古巴和巴基斯坦代表作出的考虑和表示的怀疑，他们都强调全面禁试条约的实质部分，也就是禁止的范围和核查措施之间的联系。

只要有些核武器国家把全面禁试仅仅看作是一个“长期的目标”，就会真的存在这样的危险，即单独挑出来的核查讨论只能会用来掩饰缺乏达成和履行全面禁试的政治意愿。

顺便说一下，这一点决不是我国代表团的一个新发现。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裁军谈判的历史已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证明不合理的核查要求经常被用来阻碍有关谈判的进展。我们有时已看到有人企图将裁军谈判变成就核查的谈判或讨论。

在结束发言之前，请允许我谈一下联合王国代表团3月11日的发言。我们被告知，一方面，三边谈判对于澄清全面禁试条约的很多问题是有用的，另一方面，则又说“对目前来说，是不可能从三边会谈中期望得到任何进一步的进展的”。由于这个问题与裁军谈判委员会中有关项目1的工作有密切的联系，我国代表团十分很想听取作出这一假设的理由。同样，我们也想了解为什么美国代表团在建议对全面禁试的核查进行讨论的同时，却认为就项目1达成一项协定而进行谈判的“时机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现在可能尚不成熟”。

3月16日我国代表团提出了第CD/25P号工作文件，即项目1特设工作小组的职权草案。所建议的职权的目的是双重的：(a)进行真正的谈判；以及(b)就全面禁试条约的一切方面进行谈判。

主席：感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的发言。现在请瑞典代表利德戈尔德大使阁下发言。

利德戈尔德先生（瑞典）：我愿代表瑞典代表团介绍一下载有审议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家专家小组的一份进度报告的第CD/260号工作文件。我想请你们注意的事实是，这次的进度报告是该特设小组到此为止取得的各项成果的一个简要综述。这个综述的目的是协助裁军谈判委员会向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进行汇报。

这份简要综述有若干段描述为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所设想的合作措施，主要是通过世界气象组织的全球电传通信系统交流从全球地震站网得来的资料并在国际资料中心对它们进行分析，以便帮助各国根据全面禁试条约对地震事件进行国家估价。关于所设想的各项措施的详细内容可参阅第CCD/558号和第CD/43号文件。

该综述报告还涉及到特设小组通过采用有关这一问题的最新科学和技术发展就发展所建议的系统的科学和技术方面进行努力的情况。有几个国家通过广泛的国家调查已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关于国际资料中心的问题，这些调查的结果增加了对他们的操作过程的了解。这种全世界范围的资料交流已经在与世界气象组织的合作下进行了试验，并共有20个国家积极的参与。试验是在澳大利亚的麦格雷戈先生和日本的市川先生领导下进行的，我国代表团有特别的理由要对他们表示感谢，因为正是瑞典代表团最早在1965年建议设立资料交流系统的。

正如简要报告的最后一段所指出的，该小组最近为使建议的系统现代化而进行的努力还没有结束。因此小组建议在今年夏天，即从8月9日至20日应该再举行另一届会议。

(利德戈尔德先生，瑞典)

主席先生，我正式建议裁军谈判委员会对于载入第 CD/260 号文件的进度报告给予注意。

我要进一步说的是，如果能对小组的从 1979 年 8 月 7 日起的目前职权作出相应的修改，或者如果能够就目前的职权达成某种谅解，那么，就可以大大帮助特设小组为就现代化的资料交流系统的提案达成一致意见所作的努力。

最后，我要说的是，如往常一样，特设小组的主席，瑞典的埃里克松先生准备更详尽地向我们解释该报告。

主席：感谢瑞典代表的发言。现在请美国代表菲尔兹大使发言。

菲尔兹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我的理解是我们应先听取埃里克松博士的讲话，因此我最好是在他作完介绍后再发言。

主席：如果这样，我想征求埃里克松博士的意见，他是否想发言或者对委员会成员就报告可能提出的任何问题进行答复。

埃里克松先生（科学专家特设小组主席）：谢谢。女士们，先生们，第 CD/260 号文件是科学专家特设小组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按惯例提交的进度报告。这次出席会议的有来自 27 个合作国家的科学家，其中五个是非委员会成员国，此外我们再次蒙世界气象组织派一位代表和我们合作。该进度报告的第 10 段写道：该报告有一份到 1982 年 3 月为止的小组工作的全面概述，作为附录。这份附录的目的是协助裁军谈判委员会向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作出报告。如果你们注意一下第 CD/260 号文件的附件的第一页，就会发现有些段落是概括了资料交流的历史和结构的这种交流是被建议——并且我认为已被广泛地接受——来协助各国自己监测全面核禁试条约的。

建议的资料交流包括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的全球性系统：第一，由现有的或计划设立的 50 多个地震站组成的站网，其中包括精选资料的设备和改进程序；第二，通过世界气象组织的全球电信系统对那些地震站的资料进行国际交流；以及第三，

(埃里克松先生,科学专家特设小组主席)

在各特定国际资料中心处理资料以便供各参加国使用。我可以说,在此已经清楚地取得谅解的目的是:这些国际资料中心只是向各国提供资料以便对观察到的事件的性质作出估计。

小组对这一建议的系统提出了一些看法。其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最好增加在南半球的观察站数量并向此类观察站普遍提供称作为数字记录的现代设备。从地球内部收集的并用上述方式向参加国传播的资料分为详尽不同的两级。一级资料是基本的参数,也就是,观察的简要描述。二级资料是对所记录的,实际上是全部记录下来的相当详细的描述。在原来建议的以及,我认为是已广泛接受的系统中,全球性的交流指的是对事件简要描述的一级资料。在这方面,世界气象组织已十分友好地初步接受了这样一种计划。还预计到的是,设想的系统将在应要求之下交流全部的记录。提议建立的各国际资料中心的目的是为了向各国提供可以容易地索取的地震事件资料以便参加的各国对这些事件作出其本国的估计。国际资料中心本身并不估计事件的性质。但人们可期望它们提供大量的从数学角度出发的处理资料的详细记录,以便使人们能容易地理解这些资料。

我所描述的基本上是几年以前提交的第 CCD/558 号和第 CD/43 号协商一致同意的报告内容。自从那时以来,小组主要致力于进一步发展这一提议建议的全球性系统的科学和技术方面。这是通过国家调查的方式作的,其中一些对这个问题很有份量和影响。其中,对分析资料的各种科学方法进行了研究和发展。对通过世界气象组织系统进行可靠的资料交流的条件在两个全球性的实验中进行了研究,有不少于 20 个国家参加了去年的最近一个实验。作为实验的结果,这些条件仍然尚在研究中并且肯定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参加的各个国家进行了巨大的以及我认为十分有效的努力来研究如何操作资料中心的细节。概括地说,目前电子计算机和电传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已经产生了作用,强有力地说明了我所提到的报告中设想的全球性的交流系统的有效性原则上是可以通过采用这些新的方法和技术的可能性来极大地提高。然而,小组对于这些新发展的看法到底一致到什么程度则还没有确定,因而小组对于有关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的全球性系统的原来提案可能如何按照近来科学和技术进步予以改进的建议要有待特设小组作进一步研究。我将十分高兴回答就这一问题提出的问题。

主席：谢谢科学专家特设小组主席。如果美国代表菲尔兹大使阁下愿意的话，请他发言。

菲尔兹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以极大的兴趣听取了埃里克松博士就科学专家特设小组的工作的报告。我国代表团同意，本委员会应该重视这份报告。我国代表团还同意，在这个报告的附件中的“简要综述”应该在向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报告委员会工作情况时使用。然而，我国代表团对于这份报告有些忧虑，我想谈一点看法并向埃里克松博士提出一个问题。

第一，参加了第十三次小组会议的美国专家向我汇报说，他们没有从参加有关一个纯属科学性的问题的会议的那些专家中看出任何明显的对裁军的考虑。我认为，这是我们应认识到的重要的一点。一方面这是令人鼓舞的，但同时又引起了问题：为什么该报告如此简短。

我也受到了科学专家小组参加者进行的最近第二次全球性实验的鼓舞。在这一实验过程中，对利用世界气象组织的全球电传通信系统可靠地交流地震资料的条件进行了研究。按广泛地理分布的20个国家参加了这一实验。我国代表团盼望继续进行此种调查，实际上我国已和澳大利亚、日本和瑞典合作已在科学专家小组中就这一问题提出了一项提案。

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参加科学专家小组的国家向小组提交了资料和技术，这些资料和技术已大大超过了小组早期工作和报告时所得到的。在这方面，我不知是否能向埃里克松博士提出一个问题。审查了我们面前的进度报告以后，我似乎看不出其中反映了能充分说明小组接受和讨论了新的情报一事，除了如“简要综述”的第10段中的简要引证外。但是，我国代表团知道小组曾对这种情报进行过详细介绍和讨论。也许埃里克松博士能够稍为阐明一下为什么委员会这方面的工作没有在报告中更充分反映出来。

主席：感谢美国代表的发言。在发言名单上的还有联合王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代表。也许更好的作法是在要求埃里克松博士答复问题之前先请他们发言，以便使他能够考虑各代表团向他提出的所有问题。

萨默海斯先生（联合王国）：鉴于时间的关系，我将尽量简单一些。我要对埃里克松博士出席今天的会议以及他在科学专家特设小组的工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感谢。我认为所有代表团都得到了他的恩惠。我们有趣地阅读了“简要综述”：我国代表团自然需要一些时间在国内适当指示的帮助下来充分地估价小组取得的进展，因此我今天只能谈谈初步的看法。然而，看起来，即使对于实验目的的解释以及进行实验的方法存在一些分歧，在近几个月中实验性的资料交流在很多方面说是成功的并进一步提供了我们能够依赖的有用的经验。此种实验当然对我们所有有关国家的人力物力和参加工作的各个科学专家提出了繁重的要求。我相信在座的所有代表团都同意，最重要的是作出尽可能的努力使那些参加的国家能够以最经济的代价进行这些实验，但却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好处。如果看起来小组目前的职权太有限并阻碍达成已制定的目标的话，那么，我国代表团当然准备考虑扩大或者修改现有的职权。

韦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我国代表团也以极大的兴趣听取了埃里克松博士就科学专家特设小组的工作作出的口头报告并向他表示感谢。它还仔细地研究了小组的进度报告。我国代表团很乐意注意这份进度报告。然而，虽然这份报告包括了为委员会审议而用的有价值的材料，但我不得不和其他一些代表团一样感到遗憾的是，小组没有能够在它已有的草案的基础上通过一份更为全面的报告，而且在小组工作的进程中提出和审议过的新的先进的资料没有充分地反映在进度报告中。今天公认的是，新的和部分革命性的技术发展可能为小组的工作提供进一步的可能性。因此，我国代表团有点不理解为什么有关这一点的资料要被删掉。我们也感到遗憾的是，关于小组扩大职权的讨论迄今仍无结果。

如果允许的话，我想谈一下不同的问题——我指的是有一个代表团谈到的几天以前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先生提出的某些有关军备的政策提案。为了让各代表团更全面地了解这些建议的重要性，我已经冒昧地以非正式的方式向各代表团提供了反映我国政府对这些建议的立场的简要声明的全文。

主席：谢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如果埃里克松博士愿意的话，是否允许我

请他答复一下委员会一些成员国向他提出的一些问题？

埃里克松先生（科学专家特设小组主席）：科学家们根据各自国家的调查，介绍了一些新的成果。他们都考虑到如我早些时候指出的大部分由他们自己实现了的最近在科学方面的各种发展，也考虑到了当今以日益增长的速度可得到的通信技术方面的发展。对于这些报告中所述的所谓科学内容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但是，

关于这些新的发展以及显然是那些发展所带来的新的可能性应该如何与载于第 CCD/558 号和第 CD/43 号中的报告材料联系起来的问题，一直难以达成一致意见而且事实上迄今为止尚无可能达成一致。我们还没有找到用一种小组中每人都能同意或接受的语言来描述这两种材料之间的关系。正如几位尊敬的代表在此指出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对小组的职权进行解释的问题。有些代表感到，该职权限定小组审议新的发展和修正，即对主要是原来提案范围内的内容的改进其他代表团把此职权解释为也可以有很大余地来为该系统的一些根本的改变提出提案。所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职权的解释问题，因此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科学专家特设小组职权范围之外的问题。为了用较为实际的名词——少一些一般的名词——来描述这一点，我刚才曾对你们指出过，将有二级资料的有计划的交流这意味着从参加资料交流的指定的地震站得到的全部地震记录。这现在可以通过使用新的通信技术很快地和有效地做到，而且一旦进行投资，通信的费用是很低的。这将减轻国际资料中心为了把全部记录进行汇编也必需作的工作，因而，根据我的理解，这将大大地改进那儿的分析力量。第 CCD/558 号和 CD/43 号文件中的报告清楚地写道，在那个资料中心进行的计算应该只是一级的资料，而二级的资料——全部的记录——应该只是通过资料中心传送到有关的参加国。这就是对科学家们所极详细地进行的讨论的技术方面的阐述，并且正如我们说过的，这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如何理解并领会目前职权的问题，因而从我的理解来说，要决定如何从这一点向前走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科学专家小组的职权范围之外的问题。

主席：感谢埃里克松博士的发言。在请已经要求发言的美利坚合众国和苏联的代表发言之前，我想提醒委员会各成员国的是，如我在会议开始时所说的，他们将有机会在我们今后的一次会议上继续进行这一讨论。在那个会议上我们还将就有关

(主席)

科学专家小组的报告作出任何必要的决定。

现在请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菲尔兹大使发言。

菲尔兹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认为有益的作法是，根据我们今天从尊敬的科学专家特设小组主席那儿所听到的来回顾一下该小组进行工作所根据的职权范围。根据此职权范围，我国代表团曾期望的是一份比小组今天向我们提供的进展报告更为充分的报告。这项职权规定该小组的工作应该包括旨在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方面使用的“全球性系统的科学和技术方面的进一步发展”。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一指示明确地规定该小组应利用地震学、资料处理和通信领域方面的最新发展，以便使国际地震资料交流的工作尽可能有成效和出成果。如果对这一点有争议的话，那么本委员会应该讨论这个问题。有些代表团反对使用现有的技术就会对资料交流制造人为的过滤，这就很清楚会阻碍小组的工作。我国代表团对此表示深切的忧虑。我希望科学专家小组有可能在他们现在和今年夏天预计举行的会议之间进行努力的过程中紧密地共同工作，以便在向本委员会提交的第三份报告中对这些发展作一次充分的处理。一直参加小组工作的一些国家已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财力，目的是，使这个系统发挥最大的效用。美国支持了这些努力，并如我于2月25日在本委员会所说的，只要这些努力是有用的，我们将继续这样做。我们坚定地认为，它们是有用的，并且应该继续这样。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愿向科学专家特设小组的主席埃里克松先生所做的有益工作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感激。我们不反对应注意该报告，但是想对本委员会的工作安排，特别是有关这份报告的讨论提出一点看法。正如一些代表团的发言所明确的，此问题，对他们来说以及显然也是对其他人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一个问题。由于某些原因，我们在12时50分才开始讨论这份报告，因此，讨论是相当仓促和不能令人满意的。我诚恳地请求今后在委员会的工作计划中应该规定讨论该报告，以便象坐在我们旁边的有些邻居一样，我们可以在座后有我们自己的专家向我们提供有关某些问题的情报，这些问题现在是在他们未出席的情况下提出来的，我认为这种情况不仅是不能产生效力，甚至于也是不完全合乎道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

德的。因而显而易见的是，今后我们必须作出安排，在一个特定的日期里举行就这一题目的报告的讨论，而不是以仓促和截短的方式讨论，尤其不应该感情用事，而要严肃地并且在专家参加的情况下进行讨论。显然我们必须重新讨论这个问题。我听到有人已提出某些保留意见和看法，但坦率地说，我并没有完全理解意见是针对谁的。

**主席：**谢谢苏联的代表。我已很好地注意了他的发言，并再重复一下，如果委员会愿意的话，可以在下一次全体会议时进一步审议和讨论该报告。如果在这方面没有任何其他的意见，我愿——我试图能表达委员会的感情要——十分热烈地感谢埃里克松博士参加这个会议并感谢他以有效、精干和周全的方式执行了他作为科学专家特设小组主席的棘手的任务。

今天秘书处已应我的请求向你们散发了载有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下周会议的时间表的非正式文件。如往常一样，这纯粹是指示性的，因此如果必要的话可以根据我们工作的要求，以后进行修改。我想就时间表上的某些项目对委员会作一些解释。在星期二全体会议以后可能举行一个短的非正式会议以便使委员会秘书兼秘书长个人代表贾帕尔大使能够就有关文件事宜以及委员会必须在以后作出决定的一些其他问题作一次发言。

有人建议3月26日星期五下午就审议委员会的组成的方法问题举行一个非正式会议，在此之后将应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主席的请求举行该小组的一次会议。你们可能记得，我曾建议：关于题为，“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的议程项目7的第一次非正式会议应该在3月26日举行，但，由于这一天要用来专门讨论委员会的组成问题，我建议3月30日举行项目7的第一次非正式会议，关于那一问题的第二次非正式会议的日期留待以后宣布。

我十分高兴能够告诉本委员会的是，鉴于我们工作的日益增加的压力——虽然迄今为止我们一直试图避免在时间表上同时举行一些会议——秘书处已经能够从下周起，若有必要，为委员会再提供一个备有充分翻译服务的会议室。

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就认为委员会已同意这份时间表。



( 主 席 )就这样决定。

主席：我想通知委员会，我已经就为设立议 程项目 1 的一个可能的附属机构的职权的起草小组的问题进行了非正式协商。协商的结果，我得出的结论是，大家同意设立一个由以下国家组成的起草小组：巴西、保加利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印度、日本、尼日利亚、美利坚合众国和南斯拉夫。按照委员会的惯例，起草小组的会议将向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国开放。

该起草小组将于明天，3月19日星期五上午11时在六楼会议室，由我主持举行第一次会议。

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的主席要求我宣布，措施联系小组于今天下午3时30分在1号会议室开会，该工作小组的会议将于今天下午5时在本会议厅开始。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下一全体会议将于3月23日星期二上午10时召开，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长的发言者名单。会议休会。

下午1时30分散会。

×× ×× ×× ×× ××